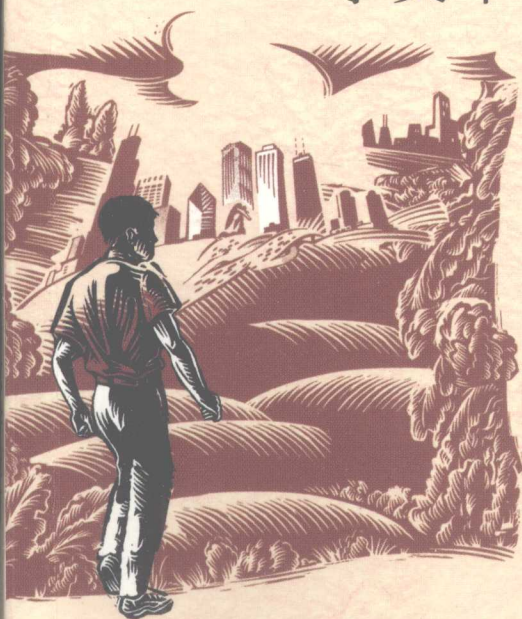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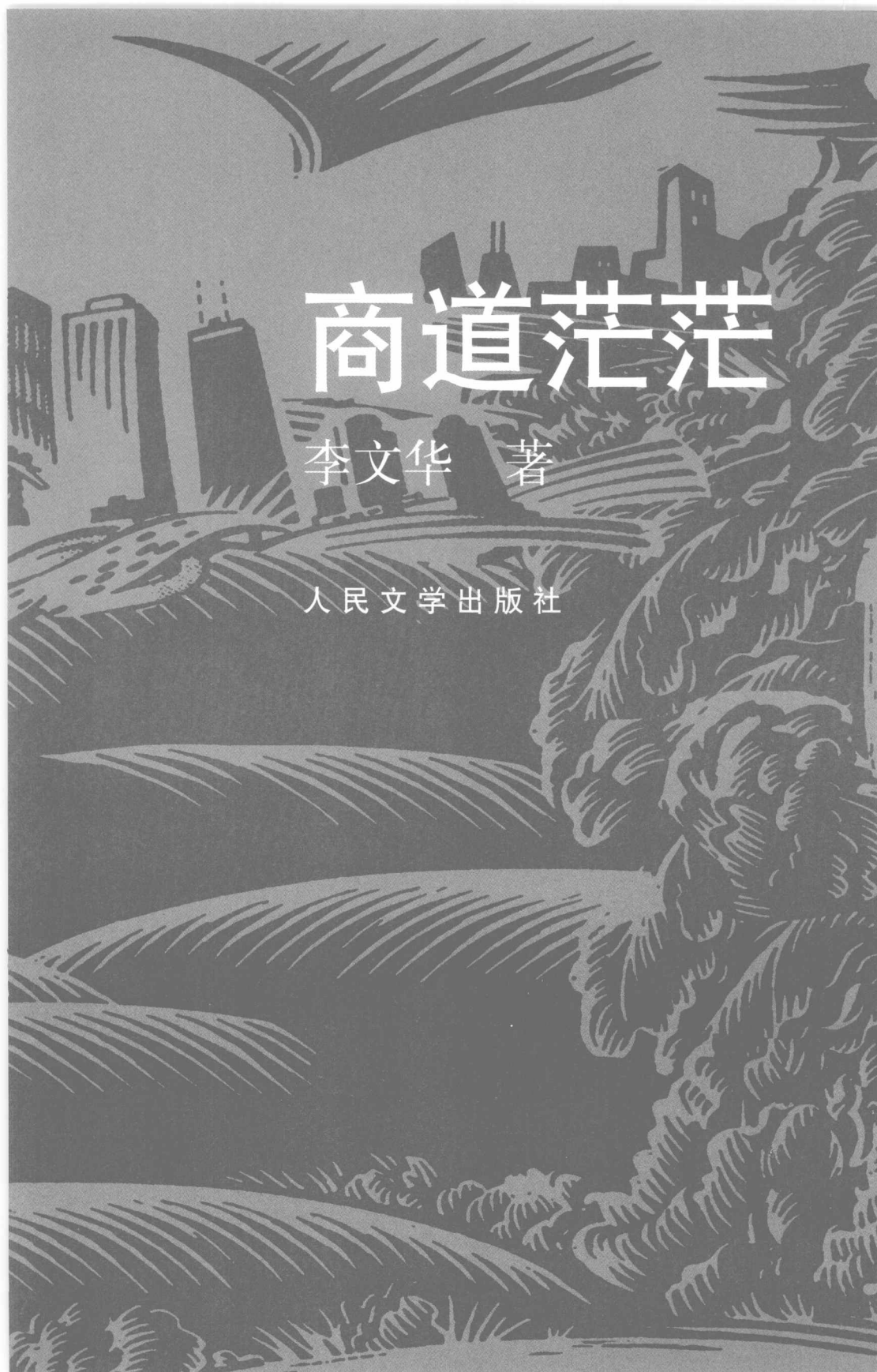


商道茫茫

李文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商道茫茫

李文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道茫茫/李文华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06822-7

I. 商…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3754 号

责任编辑:脚 印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刘晓强 责任印制:李 博

商道茫茫

李文华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26 千字 开本 680×960 毫米 1/16 印张 27.25 插页 3

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978-7-02-006822-7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慧玉深爱的姐姐始终是她的心病。她羡慕姐姐，热烈地爱她，却由着姐姐的阴影，使她老觉着自己活得不如人，心里总梗着拧着，今天又因一件小事，她在那里哽哽咽咽哭了。原来她从小就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从来都是穿姐姐穿剩的，而平日穿姐姐的旧衣服也就罢了，偏偏学校开运动会，开幕式上班主任要求一律上红下黑，白球鞋，家里给同班的弟弟买了全套新的，而一件也没给她买，这让她气不过。

“我没有钱买，能参加了参加，没有衣服不让参加就不参加了呗。供你们姊妹上学把我和你爹的肋子骨都快挣断了，你还今天要这，明天要那，你把人逼死去！”刘爱芬说。

“没钱你不会给一人买一件嘛，咋就给俊超买了一身新，连鞋都给买了？”

“你吃屎都比俊超多吃两年，你看看你姐姐——从来就不跟姊妹们争高论低，要这要那，这才像个当姐姐的！”

“怎么不说姐姐的东西从来都比我们谁的都好，根本就用不着争。不买算了，别老拿姐姐跟我比！我能比过人家吗？”

慧玉委屈地往学校去了，走不多远迎面碰到高明鉴，羞得捂脸跑过去。

高明鉴五十多岁，高大挺拔，硬森森的剑眉戳在高高隆起的眉骨上——他一发怒这眉便像发威的猫尾巴根根毛儿刺起来，

那时的目光就刀子般凌厉了；他铁板一样的黑脸上人们难得看到过笑容，唯有他的鼻子长得好看，恰到好处地调和着脸上生硬的线条——要不是这，那他简直就是一个魔鬼了。在慧玉的记忆里，他也有笑得很灿烂的时候，比如见了姐姐和他两岁的孙子。他总说姐姐是世神爷给他们家的，说时一脸的得意，笑得非常可爱。他当大队支书二十多年了，方圆几百里人人敬畏他，时下，青年人的前途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捏在他手里，当兵、招干、招工等等名义上是大队推荐，而实际上是他一人说了算。孩子的命运捏在谁的手里，谁就掌握了整个世界。有人私下叫他“刀子手”，这一则因为他手上有条断掌纹，据说有这种手纹的人不是大将军就是杀人魔王，做事阴毒；二则因为他多年来工作雷厉风行、说一不二，得罪了不少人。慧玉跑了几步就回头看他，料定他一定又是去她家找她父母的，一定又是为他儿子跟姐姐的婚事。

“唉，这事不知怎么落脚呢！姐姐怎么就那么固执啊！她真是自私透顶了，什么事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根本不顾家里人死活！近来家里愁云密布，火星四溅，父母说话都很冲，这全都是因为姐姐！姐姐是家里的荣耀，也是家里的祸根！啊，她不知道要给家里带来什么呢！——高明鉴是何等人，你得罪得起吗？！”

高明鉴心事重重，竟没有发现慧玉过去。慧玉最近老见他到家里来，有天慧玉放学回去时看见高明鉴在炕上给父母下跪说：

“亲家！亲家母！我拜托你们了！咱这事要有个三差二错我就没脸见人了，就让那些坏种看笑摊看美了，我还咋活人？我求亲家、亲家母给我做主啊，千万千万把咱这事看得弄好！”

肖智聪疯了似的跪下去，一把抱住高明鉴：“亲家！这事我们两口子若有二心就天打五雷劈！不得好死！——我指天发誓！”

刘爱芬涨红着脸忙起来拉高明鉴：“你快坐下亲家！亲家你这样我们两口子咋受得住啊！你这不是折我俩的寿吗？我今天给亲家你放句话：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这条命还在，这事就没得变！她毕竟是我们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翻不出我们的手掌心，你就一万个放心吧！”

原来高明鉴和肖智聪是结拜兄弟，早年两个人一起贩棉花、做小生意，经常形影不离、互相护佑，结下了生死情谊，曾发誓同心同德不分你我，并结拜为兄弟。因为高明鉴长肖智聪三岁，故为兄。每年除夕两家人都在一起过年，酒喝到兴头上，他俩看着两个身怀六甲的妻子就不约而同击掌约定：将来如果两个妻子都生了女儿就让孩子认做姐妹，如果都生了儿子就让孩子认做兄弟，如果一方生男一方生女就让孩子将来结为夫妻，世代友好下去。当下两对夫妻握手为约，四个人乐作一团。半年后高明鉴的妻子柴贵华生下二儿子高原，肖智聪的妻子刘爱芬同天同时生下女儿肖敏玉，两家从此就以“亲家”相称至今。高明鉴后来当了大队支书成了呼风唤雨的人物，眼见的肖敏玉长得花团儿一般又聪明又可爱，他就打心眼儿里喜欢，多次请长者做媒要将亲事正式订下来。肖智聪很积极，但刘爱芬见那时的高原长得又黑又瘦，两只眼睛青蛙似的突出着，小小人儿就桀骜好斗，经常与邻家的孩子打得头破血流，一副不要命的样子，她就不喜欢，一直借口孩子还小推诿着，说待孩子大些了再订也不迟。她这一推诿让高明鉴很不高兴，心里就不踏实了，所以一再托媒人说这事。直至高原和肖敏玉都已十三岁了，高明鉴托人提出时她又以两个孩子在一个教室读书，怕定亲对孩子们的学习不利来推辞。高明鉴一急之下索性让他儿子辍学了，让肖敏玉一个人读书。这下刘爱芬再也没话可说了，加之那时肖敏玉的哥哥肖俊怡已高中毕业，在生产队劳动了两年没有出路，眼见得不订这门亲事大儿子就会困死在农村，刘爱芬无奈答应了。

在一个月高星稀的夜晚两家吃了定亲饭，一年后肖俊怡就被招工当了工人。肖敏玉高中毕业后在农村劳动了半年也去县委工作了。这件事引起了公愤，凡家里有子女出不去的，特别是高明鉴的政敌都拿这事攻击高明鉴，说他以权谋私，高明鉴一时成了众矢之的。那时就有人预言：“你别看他高明鉴厉害得很，其实肖智聪那个机灵鬼比他还会算计，人家本来就是利用他在给自己的儿子解决工作，到时借口娃娃不同意看他有啥招！他是白效劳，这事肯定成不了——你看他那个瘪儿子，人家那么漂亮的姑娘会跟他？到时鸡飞蛋打了就有好戏看了！”

高明鉴听了这话心里刺极了，待肖敏玉转正后就急着要给儿子结婚。今年春节肖敏玉回来说她不愿意现在结婚，说还早呢。天哟，这可吓煞了高明鉴。他真怕那预言应验了，就由差媒人去催变成自己亲自去催了。

慧玉看到他这情形，想今天回去父母一定没有好脸色，争取买新衣服的事一定又难以展开，说不定要找个什么茬儿对她发火呢，得小心些。

肖智聪不知道怎样才能把他已经长大了的女儿钳制住，那些闲话他也听到了，曾有人就当着他的面儿说过。这事要弄不好他比高明鉴还要丢人，还要惨。良心是会杀人的，良心杀人不见血啊！堂堂男人怎好亏人！过河拆桥的事是八辈子都做不得的！方圆几百里、全公社，全大队谁都知道这事。他也怕得很呢！肖智聪眼巴巴看老婆，他遇到什么事都爱听老婆的，关键时刻都依赖她——总想听听她的意见。这也难怪，因为他习惯了。

刘爱芬高高的颧骨，中等身材，聪慧的大眼睛透着固执和顽强，面色苍白，身子软弱得像随时都会倒下去。聪明好强的她早些年是生产队长，家里家外一把抓，整天吆吆喝喝随处都能听到她的声音，什么事她都爱指挥着，那时她走路干事像一阵风，利索得谁都赶不上，只字不识的她却满口斯文，出口成章，说话一

套儿一套儿，还走州过县开会讲话，很是红火了些年头。后来因为碰了大钉子导致一身的毛病，渐渐让病魔给降住了，现在只能在家干些零星活儿，再也出不了门了。

她恨不能立即把女儿叫回来一把捏碎了又重塑回听话的儿时。高明鉴的行动太让她震惊了！——他是何等样人，何时给人说过一句软话低过一次头！他竟给她夫妻俩下跪！

“这事不能拖了，我明天到县上去。我去她不答应我就不回来——我拿我这条命跟她换，我不信她敢不答应！”刘爱芬执拗地说。

“他妈，你那身子行吗？不要真的把你的命搭进去了……”

“我死不了。就是死也没啥，我豁出去了。”

肖智聪焦灼地看着妻子，真想替她去，可他知道女儿更听妈妈的话，他去肯定不管用。

“高原哥多好的人啊，姐姐她为什么不同意跟他结婚呢，要是我，我就……”

慧玉往前走着自言自语，不禁羞得把脸捂起来。

“念念叨叨啥呢？谁惹你了，看把眼睛都哭红了。”同村伙伴葵花迎面挡住她说。

慧玉见人家问就把衣服的事说了，眼泪又出来了。

“哎哟，这么点小事值得你伤心吗？干脆你穿我的算了，我那二新的红衣服你穿上正合适。”

“那你穿啥？”

“我有新的，就剩缀纽扣了。”

“啊！那还差不多，太好了！”

慧玉带泪嫣然笑了，粉嫩的脸蛋儿如带露的芙蓉，黑亮结实的长辫子欢抡起来，小腰婀娜，两个小姑娘一路儿笑着跑着去学校了。

四月的梨花村是最美丽的。昨晚一场透雨，早晨到处是紫气，连阳光都是湿漉漉的，雪白的梨花儿飞舞落得满地满路都是，人都不忍下脚去。路边的花草、田里的庄稼、菜园子里的五颜六色的菜上挑着晶莹剔透的露珠，一眼望不到边的碧绿的麦田、开着黄花儿的大块大块的油菜、嫣红嫣红的杏花和白得耀眼的梨花竞相喷芳，蜜蜂和蝴蝶欢舞在麦苗和花丛中。天穹清明高远，一望无际，四野除了影影绰绰的树木、房屋和袅袅炊烟就无遮无拦了，春风轻轻地吹拂着。肖智聪在自家自留地里有滋有味地大声地吼着秦腔干活儿，早把什么都忘了。

肖智聪一米七五的个头，端正笔挺，脸上的五大件没有一样不标致，虽已是近五十的人了，还是村上数一数二的俊男人。他和妻子都是有名的过日子狂，干什么都是一个赛一个，这就是他们家孩子个个出色的缘故。肖智聪侍弄着番瓜蔓，突然发现高明鉴朝他走来，这要是过去会让他高兴得跳起来，可今天他却愁煞了，妻子到县上纠缠了一月多，女儿硬是没有答应结婚的事，这让他怎么给他说呢！他现在最怕见的就是高明鉴了。

“亲家——！亲家——！”高明鉴远远地就亲热地叫着说，“你干啥哩吗？日子要慢慢地过哩，你过得太快了，过成地主了，人家又要分化你哩，不顶啥啊，哈哈……”

“你来了哥，我给你装锅烟你抽。”肖智聪忙乱地掏旱烟锅。

“啥？智聪你咋慢溜溜地不叫我‘亲家’了？啊？！你这是啥意思啊？！”

“哥，你不要误会。我不是那意思。那就叫，哥亲家，都一样嘛。我觉着别扭还不如叫哥好，叫哥亲。”

高明鉴霎时脸黄了，蜡黄的，盯着肖智聪半天说不出话来，肖智聪埋头装烟，恨不能把心也装进烟锅里去，又恨不得有个地缝儿钻进去，连笑都没有了，只为难地躲开高明鉴刀子般的

目光。

高明鉴无声地走了，走得很狠毒，翠绿的麦田被他踩踏出一条深深的壕沟来……

2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共凤凰县委还和县革委会合属办公，履行党委和政府的所有职能，许多部门混杂在一起。清一色石头砌成的办公大楼外观上有点像古堡，表面裸露着嶙峋的石头，窗户很小，深绿色的窗帘、石块砌的院墙、森严的门卫，都使这里充满了神秘。从这里进出的人都衣冠楚楚、风度泰然、表情划一，你看不到喜也看不到怒，一切隐蔽而阴沉。肖敏玉是这些人里面的一个特别：她活泼美丽得如一团火，烫得这院子热烘烘；一米六八的个头，面若桃花，明眸皓齿，身材窈窕。奕奕神采和勃勃生气使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使那儿增加亮色，无论她跟谁在一起都会使那人快活，因之人都叫她“吉祥女”、“快乐天使”。她在这里已经工作四年多了，是全县小有名气的土记者，县城许多小伙子变着法儿追求她，可她却无暇顾及。

她整天笑呵呵奔忙着，连每根头发丝儿都洋溢着快乐，谁见了都会想：这女孩子真美！真快乐！

那一年肖敏玉高中快毕业了，柴贵华一心想给她谋个事。一天高明鉴回来发愁说县委来了一名包队干部，他不知安排到谁家去好。柴贵华说让领回来她侍候。高明鉴以为他听错了，就说：“你整天这痛那痛的，连自己都拉扯不过来，还能受下这劳嚷。”柴贵华说：“来了咱们把人家侍候得好好的，看将来能给咱们敏玉找个工作吗，敏玉眼看就要高中毕业了，将来总不至于让娃落在农村吃苦吧。”

高明鉴就故意说：“你把娃娃们都放出去，将来咱俩老了谁侍候？珠儿迟早得出嫁，娃娃不在身边老死都没有人知道。”柴贵华笑道：“你这人还自私得很。只要娃娃们走到人前头，生活得好，我们死了就死了么，人知道不知道无所谓。人就为了个娃娃。你把人给我领回来，其他事你不用管了，你忙你的。”

高明鉴笑笑依了。他平时很少能听进去别人的意见，干什么都独断专行，是出了名的“独食子”，偏偏对这个软绵绵的、脸上没有一点棱角的妻子百依百顺。时下孩子们出去的机会已经很少了，他家出去了两个儿子，肖家出去了一个，人们早已眼红得要滴血了，肖敏玉将来的出路正是他的最愁，因此他就依着妻子了。

这包队干部叫张良，三十岁出头，方正朴实。住进支书家，柴贵华一日三餐端吃端喝，火炕烧得不烙不凉，卫生收拾得一尘不染，千方百计给他调剂生活，每天都笑脸迎来笑脸送去，专心侍候；高明鉴也大力支持配合张良的工作，回到家里常与他小酌，而且不收他一分钱的伙食费，队上给补的也一分不要。这把张良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时间长了很过意不去。这天下午，柴贵华让丈夫把高中毕业后在农村已劳动了半年的肖敏玉叫到家里来，故意让张良看见。张良看见了问柴贵华：“这是谁？”柴贵华随便说是她的儿媳妇，高中毕业在农村劳动还没有工作，她很为这事发愁呢。张良事后想：这会不会是支书两口子对我好的原因？他这么想时觉得自己俗气了，因为人家根本没说什么。只是他问到了才告诉了情况。可这事从此就淀到了张良的心里，他老觉得不把这事给支书家办了，就有点对不住人。

这年秋天张良回县上述职时，在一个会上与县委新闻办主任尚可喜坐到了一起，说起下乡的事，张良突然想到尚可喜有一特权：凡他看中的青年人县委可以特招，已有好几个年轻人通过这个途径走进了县委。想到这里张良亲热地向尚可喜偎了偎：

“哎，主任，您这儿现在还需要人吗？还能不能进人？能进的话我给您推荐一个，保您满意！”

“哪儿的？”尚可喜礼貌地笑问。

“就我包队那村上的。是个女孩子，高中毕业，人很机灵，也漂亮，能写，经常给公社、大队广播站写稿子呢，不信我让她来您先面试一下？给点面子吧主任！”

尚可喜笑着点头：“那行吧。见一下再说。但我这儿可确实要差不多的。”

“那绝对没问题！”

肖敏玉那天去时天已麻麻黑了，新闻办的年轻干部郁夫、灵通把她安排住下，给了她张报纸说主任让她写一篇批“四人帮”的文章。恰好这晚全城停电，肖敏玉买不到蜡烛，急得一夜都没有睡着，第二天正赶写时，郁夫、灵通就来叫她了。

尚可喜四十来岁，看上去很有城府，他看了肖敏玉写的东西，讳莫如深地笑笑：“你先回吧。我们再研究研究。我们这儿想招一个字儿写得好的，平时给大家抄抄稿子、守守电话。”

肖敏玉一听忙说：“主任，我能写好几种字体呢！今天我太紧张了，没有写好，我现在写给您看！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

新闻组的四员虎将郁夫、灵通、陆明、吴新运都是这么进来的，看肖敏玉灵气十足就忙给尚可喜使眼色，请求再给一次机会。

尚可喜就给了几张白纸、一支钢笔，肖敏玉低头刷刷刷地写起来，一口气写出了四篇文情并茂的短文，用四种字体。几个人围观着惊呼，尚可喜最后欣赏完说：“字儿写得还真不错，文章也好。那你前面怎么不表现？”

“前面我吓坏了，也急坏了！昨晚停电黑得写不成，急得我一夜没睡着。今早写时题目又把我框住了，我不知道‘四人帮’

的情况，昨天来时才从广播上第一次听到，没有办法写好，越急越写不出来了！”

几个人听得哈哈笑，连一向矜持的资深记者周恪仁也咧开大嘴笑了，郁夫、灵通、陆明、吴新运正需要有人给他们抄稿子，就一个劲儿地给尚主任使眼色表示认可。

“你这字儿是怎么学来的？还会写四种。”尚可喜拿着肖敏玉写的东西端详，不无欣赏地笑着问她。

“我小时候参加过学校的书法班。那时候我练得可认真了！有时整夜整夜地写，写得这手指头都展不开了，要这样……这样……”

她费劲地一个一个掰开着圈在一起的手指，掰得全身都缩在了一起。这惹得几个人又哈哈笑。

“行了，你回吧。回去给张良说，就说我没有意见，让等消息。”尚可喜抑住笑说。

肖敏玉出去就奔汽车站，可末班车已经发走了，她在汽车站外等了半天，一个流里流气的男青年蹭过来和她搭话，眼睛直勾勾看她，她想躲开，可那人跟前跟后怎么也甩不脱。天渐渐黑了，行人稀少起来，车站已关了大门。那人还缠着她，她急中生智转头朝县委方向去了。

那人跟在后面问：“你去哪儿？”

“我去县委。”

“你吹牛吧？县委是大官待的地方，你能进去吗？”

“我舅舅在县委工作，我去叫他出来收拾你！你老跟着我讨厌死了。”

到了县委门口，肖敏玉回头见那人还跟着，心突突地跳。县委门卫森严，没有人引荐根本进不去。这可怎么办呢！正在她心急如焚时尚可喜从楼里走出来，走到她面前吃惊得睁大了眼睛。

“叔叔！我又回来了！我去时车站已经没有班车了。”她渴求地望着他。

“啊，回来好！你看我糊涂了，竟忘了发车时间。那就跟我回吧，你还没有吃饭吧？”

“我不饿，叔叔！”肖敏玉回头看那流氓还站在原地，不敢黏上来了，不禁万分欣慰。

尚可喜带肖敏玉到食堂，可食堂门早关了。

“我不饿。我真的不饿，叔叔！您不用麻烦了，我三天不吃饭都不会饿的。”

尚可喜回头笑道：“那我带你去后院，我女儿在那儿，那房子正好有一张空床，你就将就着住吧，只是那床可能有点潮。这会儿了，他们几个都不在，我没其他办法安排你了。”

“行的！叔叔！我不怕潮，我们农村人碾麦子时常在大场的麦垛下睡觉都不怕潮。谢谢叔叔了！”

尚可喜回头看她时再次笑了。

后院很宁静，一排排平房已有几间亮出了灯光。一间房子里有一个雪白可爱的女孩儿，有十三四岁，见他们进来礼貌地站起来，甜甜地喊了声“爸爸”。尚可喜对女儿说：“这位姐姐今晚跟你一块儿住，你好好向她请教，这个姐姐很有才气。”又回头对肖敏玉说，“这是我女儿，叫尚晨光，家里人都叫她晨晨，你们俩一块儿凑合着住吧。”

肖敏玉羡慕地看晨光，心想她有这么一个好父亲！

“姐姐！”尚晨光腼腆地轻叫，粉扑扑的脸儿是那种大家闺秀的俊美，文雅又大方。

尚主任走后她俩便聊起来。

“妹妹，假若我能来这里工作就好了！那就咱俩一直一块儿住着，我给你做伴儿，我还可以给你辅导作文。我在学校时作文写得可好了，老师每次作文课上都评讲我的作文，评讲时说‘作

者’如何如何运用了写作手法，所以我的同学们都叫我‘作者’呢。有我辅导，保管你将来作文一流！”

“啊！那太好了！姐姐，我的作文一直都写不好，是我所有功课里最让我发愁的。有你辅导当然好。再说我一个人住着也害怕，特别是晚上刮风下雨的时候，有时吓得我一夜都睡不着觉。那你快来呀姐姐！”

“这就要看尚叔叔了！但愿我能早来！假如尚叔叔不重视我，那我干脆还来不了了。”

“那不会，姐姐，我会催爸爸的。你放心姐姐！”

两个人说了大半夜的话，越说越亲热。次日敏玉走时把高原送给她、她一直没舍得戴的一双洁白的手套送给晨晨，叮咛晨晨经常催促父亲以防忘记。

肖敏玉回去说了事情经过，张良说：“那就没问题了！成了！”柴母于是把感激的话儿、恭维的话儿一箩筐一箩筐地盛给张良，直夸奖得张良笑弯了双眼。

不久凤凰县委就有了肖敏玉的身影。

肖敏玉不甘心只抄稿子、守电话，从一来就偷偷地琢磨写稿件寄出去，但都石沉大海了。她锲而不舍地慢慢琢磨写作技巧，经过三四年的锻炼，现在命中率已十有八九了，报纸上和广播上几乎天天都有她的文章发表和播出。她的理想是做一名大记者！名记者！——她现在就为这事痴狂着，不想结婚正是因为这个。她还没有结婚的念头，甚至反感人说结婚。在她心里，即使是心仪的男孩跟她往来，也不过亲亲嘴、拉拉手、拥拥抱抱而已，一牵涉到性她就厌恶了。持续了十年的婚约在她心里似有似无，当高家人关心她、给她好处时她便想起了，一般情况下她是不大去想这件事的。

那天当刘爱芬颤颤巍巍的身子出现在县委门口时，肖敏玉很惊愕：母亲已有多年来不出户了！她的突然来临让她喜不自

胜,但母亲刚说明来意,她就噘起了嘴:

“妈!我现在还不想结婚,你别逼我了。”

“这由不得你!你这次不答应也得答应。你不答应我就不回去了!”

“那好啊,妈,你不走我还乐不及呢。”

“你不答应,就别怪妈不客气!让你后悔一辈子。”

“妈——!你干什么!来连口水都还没喝就净说这事。”

刘爱芬接下来几天给女儿分析利害,劝女儿答应马上结婚。可她说什么都没用了。为了把女儿拿下来,她死去活来豁出去整,几次昏厥过去差点醒不过来,吓得肖敏玉跪在母亲面前哭求应诺,可当母亲醒过来时,她又讪着一张脸说她是在骗母亲,气得母亲没治。

刘爱芬这天流着泪问女儿为什么不答应结婚,肖敏玉一半真一半是借口地说她跟高家有仇,并说出了十多年前让刘爱芬大病一场的那件事:

一九七〇年初冬,一天中午,肖敏玉放学回家做了热饼子拿到水利工地上找母亲,她想让母亲趁热吃点。那天风雪交加,寒冷刺骨,水利工地上却热火朝天。她找到母亲时,见母亲正发疯似的给一辆辆来拉土的架子车上土,上得又猛又狠,边上边哭泣,脸都哭扭曲了,嘴咧得老大,像有天大的委屈和愤恨憋在胸中。

“妈,妈你怎么了?”肖敏玉吃惊地问,母亲像对她有气似的猛烈地筛开她更拼命地干活,哭得更伤恸了。她把热饼子塞到母亲手里,被母亲狠劲推到了一边;她拉母亲也拉不动。周围人都不说话。上课时间到了,她不得不满心疑窦地跑回学校去了。傍晚放学回家,一会儿父亲踉踉跄跄跑回来:

“敏玉!你见你妈了没?”

“没见呀,爹,我妈怎么了?”

“快！你妈出事了！到处都找不见人影，真怕她寻了短见……”父亲拉起了哭腔，泪水流下来，又撒腿跑了。

肖敏玉与随后赶回来的哥哥、弟弟、妹妹一起去四处寻找，村里人也都灯笼火把地寻着。半夜了，肖智聪带着几个孩子边哭边在枯井里、壕沟里、房梁上寻，一家人绝望恐慌地哭着，一个个声嘶力竭地叫着。惨白惨白的雪夜，大朵大朵的雪在飘，不祥之感压迫得几个人团团转，突然远处出现了一个黑桩桩——依稀像鬼影似的，极慢极慢地摇晃。

“妈——！妈——！那是我妈吧？爹？！”

肖俊怡扯了一腔，接着肖智聪和几个孩子都不顾一切地朝那黑桩桩去了。

“他妈……还真是你呀！你把我们吓死了你……你跑到哪去了呀半夜了……你看把娃娃和我都吓成啥了，有啥大不了的事啊你……”肖智聪哭着一搂子抱住妻子，几个孩子也都上去抱住，一家人哭成了一团……

肖敏玉后来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公社号召搞农田基本建设，高明鉴大会小会动员，可人就是上不去。刘爱芬是生产队长，看着秋禾收回来压在场里冒着热气，怕粮食发霉，就坚持要留一部分人打碾，说待打碾完秋禾再全部上水利。有人把这事添油加醋报告了，高明鉴就拿她开刀，把她扭到全大队社员大会上去和流氓恶霸一起批斗。那天高明鉴亲自主持大会，他指着刘爱芬的鼻尖声色俱厉地大骂特骂，唾沫星子都溅了刘爱芬一脸，语言之激烈残酷，令所有在场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出，也让那些恨刘爱芬的人心里很痛快。凛凛寒风下雪花飘飘，刘爱芬衣衫单薄，流泪站在那里浑身瑟瑟发抖……

在两个多小时的批斗中她心肝俱裂，又受了风寒，接着剧烈劳动吸寒哭泣渐渐就受不住了，就去到附近一个婶婶家，钻进婶婶的热被窝痛哭不已。偏偏这婶婶是个痨病鬼，结果她染上了